

魏福新 著

六姑泉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魏福新 著

六姑泉



LIUGUQUAN

六姑泉

魏福新 著 · 太白文艺出版社

六 姑 泉

魏福新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四站兰天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1.5印张 4插页 500千字

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 7-80605-758-7/I·662

定价:2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710077)

姐在跟前，也绝不相让。至少不让她一个占先。虽则依二娘那计划中给她的，无论是钱财，还是后边许下的快乐，也算是真够可以。似这样的被隔在门外，也不免觉得一半被骗。心里就有几分不悦，一如吃了醋的一般。自然不会就丢。尽管早知其意，因碍着终究的媒介，更是她的先入，为主人的铁腕，使她胳膊到底粗不过，扭不过大腿。遂悄悄向着阁楼上，自那窗眼里，偷看着他俩，演那互取快乐的戏法玩耍。一面为能暗中窥视，会别有一番乐趣而激动着。

看他俩，此间一对情人，惹人，各自一向苟且惯的。色胆歪斜。为着那天分中生成的一段痴情，那为时之趣兴，心中一点惊恐都不耽，以床第为战场，着意的是深玩。一丝不挂，亲亲热热，搂搂抱抱的在一起。彼此，嘴边耳旁，疯话、村话，粗、脏、野为软款的话儿不绝，不时偎着脸儿，在全身心地干着那阴阳相吸，相合的事。好一个何奢夜用！

世界于不觉中，忽然间变得很小，小得只有他

404

作者手迹



内 容 提 要

宰相之子梅喜竹，父母惨死在朝廷政治纷争之中。六姑娘白玉兰，聪明美丽，有如仙女。其父母为皇室工匠和陵园看守人。由于不堪封建强权的欺凌，横祸降临，母亲和五位姐姐突然死于非命。梅喜竹与白玉兰不期而遇，一见钟情，结为夫妻。他们奋发自强，比翼双飞，面对命运的挑战，敢于同恶势力抗争……其间种种纠葛，幸与不幸，该有多少？

这部长篇小说文笔流畅优美，于规范考究中而见细腻洒脱。作者以深厚的学养，开阔的视野，匠心独运，将人生一台戏营造得热闹而又井然，处处扣人心弦，别见洞天，让人回味无穷，思索不已。

盛夏，荒原上，广漠、死寂，愈见酷热。

远处，一骑人马疾奔而来。那马通体雪白，撒欢的四蹄，鼓点似地迅起急落。古道上，腾起股股土尘。诸多枯黄的野花，小草，莫不为之一惊，迎风摆舞起来。

马背上，公子梅喜竹，儒装不整，汗湿淋淋，好似奔命一般。一张极为俊秀的脸上，不无紧张中透出无比的刚毅、勇敢和顽强。

一队戎装人马，气势汹汹，喧嚷叫嚣着，紧随其后，在一路猛追。梅喜竹纵马如飞，不一会，将那队人马竟甩开老远。

奔过林木稀疏的土岗，一带清水乱石横在眼前，茫茫一片。他的坐下，依然马不停蹄。不意，刚到河心，“嗖嗖嗖”几枝箭自对岸密林中射来。冷不防，白马前蹄一跌，连人一头呛在水中。

“梅喜竹，你跑不了啦！”

狂欢乱叫之声，轰然响起。只见林中，一群伏兵纷纷跳将出来，将河边围得严严实实。

白马几经奋身，一声长嘶，昂首跃了起来。梅喜竹自水中站起，掀开浪花，见大石旁失落的箭壶飘荡即去，忙伸出长弓挑回。这时，几枝箭飞来，身边石头上，迸起火花点点。他心里明白，这不显然是戏我难以逃生，逼我生生就范么？”便不屑思索，一个水

底捞月，摸起一块卵石，盯准目标，劲然抛出。

那为首得意的莽夫，傲视着正在拽弓，偌大卵石打来，不偏不斜，正好击中眉心。他“啊！”地一声惨叫，箭窜弓落，踉跄间，挺立不住，栽倒死去。

围兵大为震惊，登时乱作一团。

梅喜竹转身上前，将受惊的白马扯缰紧紧勒住。拔去马前腿和自己臂上的箭，插进壶中。飞身上马，出水后正待要去，见追兵已近在眼前，势如围猎一般。他连忙拨转马头，复入河中，逆水而上。

追兵中，那为首一员，名叫黑虎。他皮肤粗黑，躯体肥大，天生一尊凶神。袒露的胸前，长毛黑中见赤，如其满面上硬刷刷的胡子那样，密密匝匝。其时，恶煞的脸上，取胜之色正要露出，一下子又火烧眉毛似的，急得浑身直打哆嗦，两只牛眼也几乎气出血来。

“快，给我追！”

手中钢鞭挥动间，两岸之众，一窝乱蜂似的拥上前去。

浅水乱石中，梅喜竹被团团围住，脱身不得。他霍地抽出短剑，虎吼一声。

“强贼看剑！”纵起白马，奋然破起围来。

他左冲右突，忽而金龙打转，忽而白蟒舞风。英姿飒爽，锐不可挡。远远看去好似一只仙鹤，困在群鸡之中，拍翅舞动间，那傲骨雄姿，相形之下，益发显眼。

寒光飞闪，星火雨坠中，那近身之众，如残花落水，似秋叶翻风，进进退退，不免狼狈。

围兵仗其人多，不甘示弱，坍然四散的人马，又一次次围墙一般，将梅喜竹死死堵在圈中。金戈交鸣，杀声震天。无可奈何的梅喜竹只得尽其全力，一味拼搏。他短剑飞舞，虎虎生风。战

得四周里，那如林的刀枪，像有鬼神暗中作祟似也，难以得心应手。黑虎见半天取胜不得，急不可耐，挥起钢鞭，发疯似的冲上前去。

“梅姓公子听着！圣上旨意，非同儿戏。停止顽抗，赶快投降。别负了我等一片好心！须知，只可再一再二，不可再三再四。还是留得一条活命，希求远图的好！”

“嘿嘿！恐怕没那么容易。小心，看剑！让圣上的旨意连同你等的好心见鬼去吧！”

梅喜竹见黑虎气焰十分嚣张，对话中先不免杀他一个威风看看。正激战间，突然一闪，使黑虎的钢鞭落空。反手一挑，疾如风卷，黑虎一个闪脱，差点摔下马去。接着，那飞动的短剑，似上忽下，似前忽后，虚虚实实，时紧时慢，蓦地，虎跃龙腾起来，“锵锵锵”，连飞三剑，那黑虎手中的钢鞭，竟如同一根朽木，应声飞去三截。

黑虎手臂麻木，惊出一身冷汗。一看握在手中的一段，方晓是为刀背所折。顿时，眼前发黑，气得连连嚎叫，却一些听不出声来。瘫在马上，肉墩似的一阵乱颠。待他醒过神来，见梅喜竹依然故我，还是如初那般英勇。似旋风，若雷霆，剑不虚舞。

又是一片人仰马翻中，就要破包的阵脚，终于雪崩一般大乱了。

梅喜竹何等聪明，岂肯恋战。破围后，忙夺路飞马而去。

“快！快！给我追！给我截住！快，妈的！全都蠢猪攘的夯货！饭桶！”

黑虎恼羞至极，还是不肯善休。粗语混骂之间，自一人手中夺过一柄长剑，嚎叫着，率所余人马，复又追上前去。

一路上，围围斗斗，又是几个回合。梅喜竹并其白马，已是疲惫不堪。然而，还在一个劲地奔着。黑虎之众，就像是随身的

影子,虽已死伤大半,但毕竟还是一队,难以甩掉。表面上,穷凶的气焰还在。

街山的夕阳很快沉落下去,晚霞仍在燃烧。一群归林的乌鸦“哇哇”乱叫,受惊似的在马队上空低旋、乱飞。拱身急奔的梅喜竹,回头间,张起铁弓,一枝箭射出。黑虎一马当先,挽着弓正在满拽,见梅喜竹的箭,已先当胸而来,忙抬臂侧身一闪,那箭“嘭”地插在了后肩上,从飞驰的马上栽了下来。

“大将军!”

紧随其后的副帅胡大刀,膘肥体壮,比黑虎还显粗恶。他好不经敏,一个急勒,自直立嘶叫的马上跳了下来。

“快追!”

黑虎自地上翻起,情急得两眼火烧。

后面之众,如临悬崖,全都将马勒住,纷纷跳了下来。

“大将军身体要紧,已是这般时候,以胡某之见,还是等明天再说。”

胡大刀一把搀住黑虎,说着,替他把箭拔下。

不冷不热,多少显得有点殷勤的举动,使黑虎似乎就中觉察出点什么,却只模模糊糊,并不表明他是粗中有细。说是有点神经质,只怕更为得体。他好像还要思索,却被嚷嚷之声岔开:

“大半个通宵和整整一个白天了,我等人马算是尽到了极大的努力……”

“再说……”

“闭嘴!尽喷些屁话。皇上面前,让我这桩八尺铁塔如何回禀?脓包狗娘养的,全都这般窝囊!”

他吐着粗话,一般嘴硬。见梅喜竹已夹马远去,就着这一台阶,不下也得下了。

梅喜竹知已安全。擦着汗,放下心来。向一山谷中缓步而

行。

不觉天已大黑。星空下，人烟不见，蛙声四起。一下子已进入深更半夜似的，虚旷得令人心怵。大山披着黑纱迎在眼前，一动不动。像是罩着一群群魔鬼，在等待时机，一齐出动。显得神秘而可怕。梅喜竹饥肠辘辘，全身散了架一般难以支撑。并其白马在同舟共济。什么恐惧、害怕，全不放在心上。

谷口深处，遇一草舍客店，正是求之不得，便就中歇了。言语之中，店家知是当朝丞相的公子，处在危难之中，自是分外热情、殷勤。酒菜饭食，就店中之最，大盘大碗地摆在桌上，虽则丰盛中足，倒是实惠有余。梅喜竹好一顿狼吞虎咽。之后，取出白银一锭，权作店钱，以示酬谢。店家推辞不过，自然十分感激。恐为官兵侦出行迹，梅喜竹嘱咐店家，三更时分，催他起身上路。店家点头哈腰。唯唯称是。遂草草就榻上瘫睡而去。

二

早晨，大山深处，美丽极了！太阳像一个天真的少女，妩媚中不乏烂漫。这会，那娇美迷人的姿容，在众山头中，不知被哪个幸运者抢先迎住，在恋恋不舍。所幸的是，她那金色的光芒，已捷足在先，使纵然千万个山头，一瞬间，全都沐浴在明媚的氛围中，空气如同美酒，格外清新，无比湿润和甜密；明净的天空里，白云缥缈如纱，移动间缓缓散去，似在不舍；花草上、树叶间，晶莹的露珠，滚滚欲滴。珍珠似的，银光闪闪。

梅喜竹一夜之隔，判若两人。剑眉慧眼，楚楚动人。银白马上，信步由缰而前。看着这令人心醉的深山晨景，自在中不由欣

喜。群山叠翠中，见一奇峰，犹如关公老爷的大刀，突然之间，拔地而立似的，直指云天！

“啊，真美！”随着一声赞叹，他猛地觉得心胸大为开朗。什么愁云烦雾，抑郁之色，若说方才还有那一丝半点，这阵，却一扫而空。魂魄像是被一种奇妙的力量摄取似地，不由热血沸腾，思绪奔放开来。“瞧，这里多美！没有格斗，没有喧嚣，没有横暴和卑怯，没有为了得失的周旋和烦恼。不存在凌驾于人，也用不着取悦于人。一切都实实在在。惟有美的陶醉和享受。”

这理性的王国里，梅喜竹一但徜徉开来，就不知止步了。

他在想，什么富贵、贫贱和荣辱之类，说真就真，说假就假，人身以外，原本虚晃的东西，在这里真渺小得无形。可谁知，古往今来，却正是这些渺小的东西，能织就恢恢一张天网，将人们全都笼在其中，拽入那愚昧、自私、“难得糊涂”的苦海深处，或沉或浮，或半沉半浮，或就中学点踩肩抱腿，兴风作浪的本领。落得伤人、吃人，或被伤、被吃的结果。但想要自拔和逃脱，那就难于上青天了！而那般会踩善抱者，幸运者，聪明者，大多学得猴精。以狡诈、贪婪和虚伪为能事。成为一个好斗者——一个个人面兽心的强者。专靠鱼食人肉发迹的寄生者。弄得人世间，黑白经常颠倒，阴阳时见差错，鱼龙混杂，尘埃弥漫，显得特别的多事和嘈杂。直搅得千家万户，永远别想安宁。

于此苦涩的渊藪中，欲求不染，或是闹中取静，只怕实在是难！而那些真正的佼佼者，珍视个性，钟爱本性，不为俗尘所困扰，决心甘于清苦，自行其路，在认认真真干点实事上，求其所乐，那就难能中愈见可贵了！

而这里，却宁静多了，一切都是无比的纯真、坦诚和美好。给人以超拔之感，奋进之力。

他自冥思中醒过，向山顶望去。见松柏掩映中，影影绰绰，

有一古刹模样的院落，依山势，沿着刀尖，层层见高。阳光下，那金色的一切，无不灿烂，由烟浪似的白云托着，全然一处仙境，确乎十分奇妙。因他来得及，而预先又不曾料得，这便一激动，有点儿忘乎所以了！

忽然间，关于这大刀峰的传说，尽他所知，一下子，竞相涌现出来。

早年，据说此峰并不十分高大。有一人称金台仙翁的长老，孑然一身，居此峰金台道观中，占卜算命，修道行医。他鹤发童颜，三绺银须垂胸。玉齿满口，耳聪目明，翻山越岭时，一般狩猎或习武之人，也惯常赛他不过。奇怪的是，仙乡何处？高寿几许？他向来闭口不提。有好事者每每问及，不是笑而不答，就是巧语岔开，倒给人们多了一层神秘。凡问命求医，却十分慷慨大方，香火随喜外，一向分文不取。且能手到病除，一一应验。故此，遐迩闻名。就连皇宫大院，亦为之风波不止。

初时，窃窃私语中，就有不少达官显贵，借着机会，不惜千里迢迢，委身于黎民中，偷偷至前求助。报果无论是幸，是忧，是喜是悲，莫不以灵验见信。继而，即便皇家至亲，也多倾心一卜。

后来，此风径自吹进皇后和祯德皇帝耳中。皇帝先是犯忧，尔后不禁暴怒，决意非惩治妖道，削平风波不可。皇后满腹狐疑中亦不免犯忧，转念间，却另有想法。遂枕边情浓之时告诉皇帝：“此风不可一般力服……”言说其皇家之荣华富贵，乃天命铸就，何愁不能久长？无论僧与道，自古以来，能跳出势利圈外的，屈指几人？此道既有本领何不宣他进宫？如此，一则风波不愁不息；二则，皇上龙体年事已高，正可得以福佑，兴许得到长生不老之药之术的也说不定。

言及长生不老四字，祯德皇帝立时眼开。自继位以来，他无时不在梦寐以求。至今，却毫无所得，反倒添了许多愁肠。经皇

后一说，希冀的火焰，不灭间又一次升腾起来，将个真龙天子的身子浮在半天云中，不由他不想入非非：“是呀，此老道若有仙方使朕真能长生不老，岂不比神仙更为快活？”

谁料，此道翁偏不势利！说什么，皇宫里的富贵与豪华，全然白骨堆成，其臭无比。势如垒卵，万万不能涉足。不然，药术均不能显灵是小，倾覆灭顶之灾，拔脚即至是大。

祯德皇帝、皇后，受到莫大奚落，能不恼怒至极？如是褻渎，岂可了得！无奈欲求永生心切，只好按下怒火搁在一边，硬着头皮屈驾亲往。想必，怕是有生以来，第一次尝到了“隐忍”二字种下的果实，那种难言的滋味和痛苦。到得这等地步，什么皇家的尊严、面子、威风之类，全都顾不得了。

皇上出外，自有一番大的声张。

当其一行轿马，在顶礼跪拜，夹道迎送之中，行了五天，总算到得山前。原以为，那金台道翁得知，会一早迎在山下。到得跟前，却大失所望，这就先生了一肚子的气。只缘碍着众人，只得又隐忍了。好不容易到得山顶，别说那道翁的影子压根儿不见，连那厚重的朱漆大门也紧紧关着。这一气，以祯德皇帝、皇后之为人，岂能忍下。待其掀开轿帘，正要发作，忽见一纸帖儿自门缝中飞出，飘飘悠悠，落向他俩怀中而来。二人骇异间慌忙接住，喜不自胜。其余跟着瞎喜。一经展读，却禁不住瞠目结舌起来。众大臣见皇后将那帖儿揉成一团，捏在手中，知是希冀落空，懊悔不及。各自屏息敛气，垂下首去偷看着皇上在抓耳挠腮。好大功夫，皇上才勉强气顺。在皇后的暗示下即令发驾回京。并于是日放火烧山，以泄此番羞辱之恨。

原来，那帖上写有一词《烛影摇红》早被几位眼疾的太监和大臣觑得一清二楚。

可叹人间，万骨才换江山。奈何心计复

强为，无道邪与横。莫言总是奸雄。慢张狂，
天网不容。看水载舟，善恶有报，如影随形。

回首千古，几度乾坤血染成。却才桃花
初笑春，一枕棋局梦。又霜叶飞泪红。登仙
阁，紫箫弄声。勘破俗尘，一风吹去，悠哉此
情！

怪不得皇上、皇后动了那么大的肝火。只因道出了他们皇家的短处和症结。好比揭了长期以来，众人想揭，而到底不敢揭开的疮疤。这等消息，此后竟神不知鬼不觉地传扬开来。顷刻间，风雨满城。内中，自有一般轻薄之人，喜得推波助澜。加盐滴醋间，少不得将自己的意思掺了进去。且多半合了众人之心愿。致使皇家老少，片刻不得安稳。为四处捕风捉影计不惜大打出后，滥用武力。足见人心之向背，其潜力确也大得无穷。实在不可小视。

再说，当日围山纵火之时，重兵把守，戒备森严，国人自不得近前一睹。直至到得深夜人们才惶惶然，远远向那山顶看去。见浓烟滚滚，烈焰飞腾之中，那道观并其座落的山顶，被烧得通红、透亮，似要熔开，却金子似的难以化去。更奇异的是，那山头在与凶猛的火舌竞高，使人不由得想起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之说。到得天亮，这满目灰烬和赤壁的山头，顶着道观的废墟，全然一把出炉的大刀，怒然耸立，群峰围衬之中，势如非得复仇似的雄劲无比。那围着山腰的烟火，显出疲乏不堪，似已竭尽全力的样子，奄奄一息中，不得不甘拜下风。微微抖颤着，反而倒像一金饰的圈带，将似乎仍在怒长的大刀峰束得分外神气。当霞光远在东方刚刚一抹之时，这大刀峰的尖上，一并满目伤痕的道观，如峨嵋山上的金顶那样，显示出，并蕴藏着无限的风光。

当此金台道观院中火起之时，领命纵火之徒，以及众多黎民

百姓，于各自家中，透过门缝窗隙，纷纷惊奇地看到，那金台道翁怒中隐笑，执着一根龙头下雕有云彩纹饰的曲根杖藜，上方挑着个金光闪闪的葫芦，由一团腾起的烟云驾着，徐徐向天空隐去。如是，国人纷纷大悟，此金台道翁，真乃神仙无疑。

后来，皇上又慌不迭地颁下道道圣旨，责令此山一带百姓，凡百里之内，限期务必迁往他乡，自谋生路。并到处张贴榜文明示，有敢于以身试法，偷上道观遗墟及山前叩头进香者，一经查出，本人砍头示众，九族株连遭殃。为示言而有信，出动官兵，暗中缉访搜山严加防范，仅此掉头得祸者不在少数。使得这大刀峰及金台道观，香火几乎断绝，冷清中日见荒芜。然而，死去的花草、树木，在雨露和阳光的抚慰中，复又萌生，繁茂，蓬勃如前。兼之时有虎豹出没，使其不肯屈服的野性在与日俱增。

迷恋浮想中的梅喜竹，似已同化，一身从不知示弱的傲骨深处，隐隐地生出一股野性的趣味。心想，这毁为废墟的道观，怎么一点儿不见？何时又变得这等诱人？会不会是金台仙翁暗中点化的蜃景？我今日已到得这步田地，正愁没处栖身，幸有这么一个好去处，这不巧如瞌睡遇上了绣花枕，实在妙极！休管是真还是假，何不攀了上去，享一享神仙之乐看是如何？

遂兴冲冲夹马至前，霍地跳下，将马牵着。小心翼翼，踩着满是青苔的大石，过得哗哗飞湍的急流，没胸的草中，依稀寻出一条小路，钻进那葛藤盘结的灌木丛中。

走不多远，四周又尽是茂密的松柏和参天的古木。枝叶稀疏处，间或间，金色的光芒可见射下。湿地上，斑斑驳驳，留下枚枚金币般的光点。这林子遮遮挡挡，见不着边际。约莫半个时辰，方才得出。

接着，一路而上，不觉间，却到了后山。

那半山坡上，好大一片怪石：或嶙峋，或秀挺，或矫健，或柔

美……千姿百态，潇洒绰约，由奇异的花草伴着，远远迎在眼前。

再往前走，上上下下，道路蜿蜒如丝，时断时续，风光多以险、奇见胜。梅喜竹周旋在这畏途与迷津中，已是自顾不暇了，马马虎虎中，算是赏过。

沿着汨汨溪流，曲曲折折，翻过一幽深的狭谷，又到了前山。确是比原来升高了许多。一峭壁悬崖，不无蛮横，将路堵在边上，似在索取路银。上边夹缝里，挺出一伞巨松，挡住了视线。

“山顶想必就在上面，不过。看样子，还得绕上一大段路程。好吧，歇会脚，擦把汗再上。”

他丢开缰绳，由马自去啃草。走向崖边，放眼四望。

“好一个大千世界，真个四大皆空！”

脚下一览众山小。凉风徐来，不觉飘飘然似在天上。

“哈哈！果然不出所料！”

梅喜竹正看得出神，一句突如其来的狂叫，使他大吃一惊，本能地转过身来，同时抽出那把短剑端在胸前。一番举动，机敏得出奇，好像预先准备着一样。那威风凛凛，不容侵犯的气势，恰如这大刀峰，兀立在群峰之中，方见奇峰独秀一般。使那十余条，不知何时埋伏，突然蹿起的汉子，莫不一惊，先自怯了三分，不由后退了几步。

“梅喜竹，你是聪明人，这鬼门关前，怕是插上翅膀，也休想逃脱！莫若知趣就缚，免得皮肉受苦，枉费一番气力。”

一虬髯大汉，说着大喊一声，蹿起身子，挥起一把大刀，砍了过来。

梅喜竹飞剑一挡。脚起间，一招上乘轻功使出。踢得那大汉大刀飞落，双手抱着小腹，仰在地上，惨叫着滚动不至。

众汉大惊，不能不拼，呼喝着一齐扑了过来。

梅喜竹振动双臂，凶猛得怒狮一般。短剑翻飞间，将那乱枪

的招数，一一破解。紧张中，见一汉猛地跃起，紧握长剑，凶眉恶眼，一个“乌龙搅海”的招式刺腹而来，他急侧身闪过。顺势反手一剑。那汉不及躲避，后背出血，扑倒在地。其时，另一汉手中的三节钢鞭横扫而来。梅喜竹忙飞剑空中，将那沉沉地，就要打在头上的一节自连环处“嚓”地削断，飞落时，反将一攀在峭壁上，那伞松中，妄施暗算，抖动身子，接连抛出几只飞镖的汉子，打得头破血流，大叫一声，摔跌下来。

梅喜竹闻声抬头，见暗器一一飞来，忙将一趁机撬动双锤，抢上前来的汉子，一个合臂穿胸，用力一分，扯胸猛地转过身子，盾牌一般，挡在胸前。

只可怜这一莽撞的汉子，想必一身武艺，没等派上用场，却一捆稻草似的，好不窝囊，将自家人的飞镖尽数饮得一个不留。

几番恶斗，众汉子，除一命呜呼和重创不起者，已是所余无几。但全都输红了眼。兼之这帮汉子，平素大都是所谓的武林豪杰，自命不凡，只讲哥儿们义气，至于正义与否，该与不该的，似乎一向不干他们的事。无论武场，战场，从不肯扮个遭人耻笑的脓包角色。何况今日之举，原本以生擒，立功请赏为念，胜则光彩无比，自然好说，败则不免一死。故此，如其敌手梅喜竹一样，决然拼死一战。于是莫不疯狂起来。

梅喜竹身为钦犯，生死早已置之度外。眼前占了上风，自是愈见勇猛。

一条汉子见使双锤者遭此果报，将那上下牙齿咬得咯咯嘣嘣。想到自己的招数已尽，显然不是对手。就在这时，身边带着一根为缚绑之用的绳子，给了他一个急中生智的灵感。不想，平日喜玩之物，今日倒给用上了。这便自腰间急忙取下，抖开，就一端挽了个活结，蹿后几步，用力抛向空中，向梅喜竹套去。梅喜竹正与一剑法异常神奇的汉子斗成一团。那汉子见绳索套